

〔宋〕蘇軾著  
〔宋〕傅幹注  
劉尚榮校證

東坡詞傳幹注校證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宋〕蘇軾著  
〔宋〕傅幹注  
劉尚榮校證

東坡詞傳幹注校證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坡詞傅幹注校證 / (宋)蘇軾著; (宋)傅幹注;  
劉尚榮校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2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7932-7

I. ①東… II. ①蘇… ②傅… ③劉… III. ①宋詞—  
注釋 IV. ①I222.8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010221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東坡詞傅幹注校證

[宋]蘇軾 著 傅幹 注

劉尚榮 校證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金壇市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20.125 插頁 6 字數 438,000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800

ISBN 978-7-5325-7932-7

I · 3007 精裝定價: 9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注坡詞目錄

注坡詞卷第一

水龍吟 四首

滿庭芳 五首

水調歌頭 五首

水龍吟 四首

古來雲海茫茫道山降闕知何處道山降闕  
皆神仙所  
居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淨無為  
生忘遺照八篇奇語司馬子微隱居天台之  
赤城自號赤城居士嘗  
外自然而異於俗人則謂之仙也  
向玉霄

東望蓬萊曉霜有雲駕騰風取揚元靈未自  
 得云昔謝有然欲過海三都道里不可對天  
 謂自然乃運交連於子微白日仙去子微年  
 台有司馬子運交連於子微白日仙去子微年  
 之自然乃運交連於子微白日仙去子微年  
 百餘年乃運交連於子微白日仙去子微年  
 者有真靈降焉今為東海青童所召乃輝祝  
 而去其後考太白作大鵬賦云嘗見子微於  
 江陵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  
 重願清徽如二十許人然先立君君在焉  
 一首字子微然有穿雲裂石之聲而歌之風  
 而莊子所謂列子御風也  
 行盡九州四海笑紛紛落花飛絮臨江一見

請仙風采無言心許李白物互長安有知章  
 臨江一見謂子微八表見風秋神游浩然相  
 對酒酣笑路對伶酒德頌林壑永襟街孟待  
 垂天賦就莊子言鵬翼若垂天之時鯨路穩  
 馬相將去杜甫詩若使君白騎

二

楚山僧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各新州地  
採苗村公墓序云時太守聞即公願  
 已致仕居接蘇侯房聽卿者甚有才  
 云贈題揚之詞

清鈔本傅幹《注坡詞》書影二

## 注坡詞考辨(代前言)

### 小引

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在今四川省)人，北宋多產全能的文學巨匠。他將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推廣到詞的領域，率先衝破了「詞爲艷科」的藩籬。他「以詩爲詞」，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內容，舉凡懷古感舊、紀游說理、贈友留別、咏物談禪等，皆可入詞。他開拓了詞的意境，刷新了詞的寫作技巧，提高了詞的格調。在東坡詞中，既可看到氣勢磅礴的「大江東去」(念奴嬌)，也能領略到恬靜和諧的農村風光(浣溪沙)；既有「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沁園春)的報國壯志，也有求仙問道、「江海寄餘生」(臨江仙)的低沉歌吟。他寫過不少粗獷豪放、奇峭雅麗的傑作，也留下大量婉約含蓄、情真意切的佳什。蘇軾善於用典，長於借喻誇張，又能將口語、諺語化用到詞中，不乏白描

質樸的詞章。他懂音樂，會唱曲，但「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中縛不住者」（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引晁無咎語）。他敢於突破樂曲詞律的拘囿，使詞擺脫其音樂附庸的困境，成爲獨立發展的新詩體。於是有人尊蘇軾爲宋詞豪放派的開創者，又有人說蘇詞的基調是曠達，是清雄，還有人認爲東坡婉約詞數量多，意境新。其實蘇軾詞氣象萬千，風格多樣，要之如碧雞漫志所說：「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蘇軾詞對後代，特別是對南宋愛國詞人有着深遠影響，在詞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蘇詞在宋代不與文集混編，而是集外單行，當時已有多種傳本。在留存至今的東坡詞集中，傅幹注坡詞成書最早，又是第一部蘇詞箋注本。前人對注坡詞極少研究，評價不高，甚至頗有微詞。經全面審核，乃知該書對於校正蘇詞、存真辨僞、驗明題叙、考定編年，均有大用。同時，傅幹的箋注所援引的某些詩文今已失傳，例如書中引述的楊元素本事曲集，就有好幾條是梁啓超輯本未收者。這類資料在在皆是，十分珍貴。

注坡詞在南宋紹興初年鏤版於錢塘，原刊本已佚。元明以來未見翻刻。如今僅存鈔本數帙，分藏各處，大都不爲世人所知，不被學者看重。倘不及時「搶救」，注坡詞有可能失傳，造成千古恨事。爲使研究蘇軾及宋代文學的專業工作者共睹注坡詞真面目，進而對該書做出正確公允的評價與合理的使用，特將此書校證付梓，公諸同好。

關於注坡詞的鈔本源流、成書經過、編纂體例、箋注特點、資料價值等問題，我在注坡詞

考辨一文中已有詳述，竊以爲有助於讀者深入了解注坡詞一書。今不揣固陋，稍加修正，移作本書前言。粗疏之處，尚望方家指正。

## 一、傳鈔源流考

傅幹注坡詞十二卷，成書於南宋初年。遺憾的是，同時代人對該書的早期記述總不精確。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詞曲類著錄：「注坡詞二卷，仙溪傅幹撰。」這裏記錯了卷數。據近人趙萬里考訂：「其書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誤作二卷。」（影印元延祐本東坡樂府跋）蓋於「二」上脫「十」字。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五云：「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注坡詞鏤版錢塘。」這裏記錯了注家。其致誤原因，誠如龍榆生東坡樂府箋（以下簡稱龍本）後記所說：「殆以卷首有（傅）共序，共字洪甫，牽涉而率詆之歟？」序作者與箋注者訛混，是洪邁不應有的疏忽。但他提供了重要線索，說明注坡詞在紹興初年確有杭州（錢塘）刊本傳世。

杭本注坡詞在元、明、清三代未見翻刻，亦罕見諸家書目著錄，惟仗鈔本延續其命脉。



鈔本中今所知見者，源出明天一閣舊藏。著名版本學家黃丕烈曾說：「大凡書籍，安得盡有宋刻而讀之？無宋刻，則舊鈔本貴矣。舊鈔而出自名家所藏，則尤貴矣！」明人范欽創建於嘉靖年間的天一閣，是著名私人藏書樓，收存過許多精鈔本，其中就有注坡詞十二卷鈔本，傅幹撰，傅共洪甫序。（見清嘉慶時阮元編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集部詞曲類）該鈔本之底本，疑即洪邁所說的杭州刊本或它的傳錄本。而此底本之來源，不會超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豐氏萬卷樓舊藏；二是范欽從子范大徹故物；三是范欽個人的購鈔，他與當時著名學者和藏書家王世貞等人有「書籍互相借鈔之約」（參見陳登原天一閣藏書考）。總之，天一閣鈔本注坡詞正是黃丕烈稱道的那種「舊鈔而出自名家所藏」者，來源可靠，珍貴無比。遲至清初，此書仍存於天一閣。

晚清社會動亂，天一閣所藏珍、善本書逐漸散佚，注坡詞鈔本亦難免厄運。其間幸賴沈德壽再次傳鈔，見沈德壽編抱經樓藏書志卷六十四著錄。約在清末，沈鈔本歸南陵徐乃昌積學齋。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邵章續錄載：「傅幹注坡詞十二卷，徐積餘傳鈔天一閣明鈔本」，即指此書。不幸的是，天一閣舊藏之鈔本「原書，聞已佚」（見邵章續錄），蓋清光緒十五年薛福成編刊天一閣現存書目中已不見注坡詞之踪影。清末、民國以來，徐氏所藏注坡詞鈔本曾先後爲朱祖謀、羅子經、龍榆生、趙萬里等人所親見，并有多人再據之轉鈔。龍榆生選用傅本作東坡樂府箋的主要參考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徐氏後人將其藏書轉售給

上海萃古齋舊書店，而注坡詞鈔本後被黃永年購得。

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注坡詞鈔本，主要有以下幾種：

甲、沈德壽藏注坡詞十二卷舊鈔本。見於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六十四著錄。此本後歸上海徐乃昌，又輾轉由黃永年購得。現存於陝西師範大學唐史研究所。近見該書影印本後附黃永年教授述注坡詞，知該本原據天一閣藏影宋鈔本再傳鈔者。這次修訂舊作傅幹注坡詞爲東坡詞傅幹注校證，始得見此複印本并予參校利用。

乙、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小注雙行，字數同。綿紙，無界欄及中縫字，楷書工錄。鈔者不詳，無鈔校序跋及藏家印記。一冊一函，書內正文有闕葉。是書曾爲全宋詞修訂本所引用。曹樹銘「頗疑此即范氏天一閣藏明鈔本」（見曹編東坡詞附載東坡詞籍著錄），實乃未睹原書的猜測之說。本書末頁鈔者落款：「從南陵徐氏藏沈德壽家鈔本傳錄」，可見并非天一閣故物，只是它的轉鈔本。

丙、民國間武進趙尊嶽珍重閣手寫本。是書用惜陰堂紅格毛邊紙鈔錄，每半葉十五行，行三十字；小注雙行，字數同。正文首葉旁批：「原書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夾注。」卷一首行下注：「珍重閣手寫本。」書前有趙氏題記，全文如下：

此集但有傳鈔，絕少著錄。慈溪沈德壽授經廬舊鈔本既歸南陵徐氏積學齋，歲在

中元庚午，獲讀一過，因手繕之，冀有以廣其傳也。積餘世丈并爲考訂，因附誌歲月於此。武進趙尊嶽識於珍重閣。

據此可知，此本與上述清鈔本均據徐氏所藏沈鈔本爲底本，同出一源，故二者闕佚情況完全一致。蓋因底本不全，鈔者無從補正。但清鈔本可能保存了底本原有的行款格式，而珍重閣本乃趙氏急促鈔就，字迹草率。二者皆有漏鈔、誤字，可互相訂補。

丁、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曬藍本。此本與清鈔本行款全同，似即據清鈔本曬印。邵章續錄稱「孫人和有曬藍本」，當即指此本。二册一函。

此外，季振宜藏宋刊東坡長短句十二卷，見於延令宋版書目（士禮居黃氏叢書第二十二册）。其書名東坡長短句與傅共序相符，而卷數又與傅本暗合，因疑此書即錢塘鏤版的注坡詞原刊本。然則自邵章續錄以後，諸家書目未再著錄，書亦不知落入誰手。

注坡詞各鈔本目錄俱全。按目索詞，可知其闕佚者爲：卷三戚氏一首，卷六江城子其五至其九凡五首，無愁可解一首，蝶戀花八首，卷十一浣溪沙其二至其九凡八首，沁園春半首，雨中花一首（存題）；卷十二皂羅特髻半首，調笑令一首，雙荷葉一首，荷花媚一首。除非發現注坡詞的原刻本，否則闕葉難補。

## 二、注坡詞概貌

注坡詞編注者爲南宋初年仙溪人傅幹。幹字子立，傅共從子，「博覽強記，有前輩風流，視其所注，可以知其人焉」（引自傅共注坡詞序）。其生平事迹已無可考。

注坡詞序作者傅共，字洪甫，號竹溪散人。徐乃昌積學齋藏書記云：「宋黃巖孫編，元黃真仲重訂之仙溪志進士題名錄，宋紹興二年張九成榜特奏名，傅共，權子，人物志權傳後附共傳，共三薦奏名，文詞秀拔，有東坡和陶詩解。」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五著錄：「和陶集十卷。蘇氏兄弟追和，傅共注。」即指其和陶詩解也。傅幹注釋東坡詞時，傅共還提供了一些蘇詞墨迹資料，對傅幹完成注坡詞一書頗有裨助。據仙溪志，傅氏家族出過二十五名進士，可謂是世代書香，尤其是研究蘇軾，家學淵源有傳承。

注坡詞之編纂緣起，在傅共序中略有說明。東坡詩文既名冠天下，「其所爲長短句數百章」，亦流傳甚廣，「閨窗孺弱，亦知愛玩。然其寄意幽渺，指事深遠，片詞隻字，皆有根柢。是以世之玩者，未易識其佳處。譬猶瓌奇珍怪之寶，來於異域，光彩照耀，人人駭矚。而能辨質其名物者蓋寡矣」。傅幹有感於此，遂「敷陳演析，指摘源流」，精校細審，爲

之箋注，成書十二卷。

傅幹編纂此書前，曾對當時流傳的東坡詞全面進行整理，包括去偽存真和拾遺補闕兩方面的工作。首先是辨偽，傅幹曾大刀闊斧地「削其附會者數十章」。傅共序中夾注云：

傅張芸叟所作「私期」數章，舊於文忠公集見之。以至更漏子有「柳絲長」、「春夜闌」之類，則見於花間集，乃溫庭筠、牛峯之詞。鵲踏枝有「一霎秋風」、「紫菊初生」之類，則見於本事集，乃晏元獻公之詞。凡是皆削而不取。

這裏列舉的更漏子二首、鵲踏枝二首今已編在全宋詞修訂本蘇軾存目詞中。至於「私期」數章，今已失傳。但張舜民所作賣花聲詞，也曾被誤認為蘇軾詞，可見二人詞章訛混互見并非偶然。而注坡詞卷一誤收蘇轍水調歌頭一首，卷十一誤收黃庭堅鷓鴣天一首，是皆刪削未盡者。但傅幹仍可算作最早的蘇詞辨偽專家之一，功勞不可泯沒。此外，在輯軾方面，傅幹也是能手，傅共說他「益之以遺軾者百餘首」，今本東坡詞集中有天仙子（走馬採花花發未）一首，便是由傅幹最早收集并傳於後世的。又鷓鴣天（林斷山明竹隱牆）、翻香令（金爐猶暖麝煤殘）等詞，也是經傅幹考定收入東坡詞集的。總之，經傅幹拾綴編成的東坡詞集，雖不是盡善盡美，但畢竟為蘇詞的箋注與研究，提供了信實可靠的讀本，它所保存的資料，至今仍有校勘價值。

據注坡詞目錄，該書收詞凡六十七調、二百七十二首。核以今存最古之蘇詞刻本元延祐庚申雲間南阜書堂本東坡樂府（以下簡稱元本），則元本只比傅本多詞九首，即：滿庭芳（歸去來兮清溪無底）、南鄉子（千騎試春游）、浣溪沙（縹緲紅妝照淺溪）、浣溪沙（陽羨姑蘇已買田）、減字木蘭花（空床響琢）、減字木蘭花（回風落景）、減字木蘭花（海南奇寶）、行鄉子（北望平川）、畫堂春（柳花飛處麥搖波）。又核以今存最早之蘇詞鈔本明吳訥輯唐宋名賢百家詞鈔本所收東坡長短句二卷拾遺一卷（簡稱吳訥鈔本），其底本爲宋紹興辛未刊行的曾慥輯東坡長短句，簡稱曾本），則曾本超出傅本者唯拾遺四十首，其中尚有十首爲重出或誤入的。趙萬里先生稱元本與曾本爲「傳世坡詞」一個最重要的本子」（見影印元延祐本東坡樂府後記），完全忽略了比曾本刊行更早的注坡詞的版本價值。其實曾本、元本都可能是參考傅本而編成。可以說，今存蘇軾詞集的規模是由傅幹注坡詞奠定的。

注坡詞的編纂體例，是按調名編次，同調者彙編在一起。又自第二首以下，分別以二、三、四……代調名。各鈔本行款格式大同小異。值得注意的是：東坡詞調名低二格，佔一行。調名下單行小字標詞題。但傅幹的某些校正詞題的文字，也是單行小字，易與詞題混。調名次行雙行小字爲詞序（引），亦可視爲長文詞題，絕不與蘇詞混。但傅幹爲闡明詞旨所作的題解（或曰題注），也是雙行小字標於調名次行，易與詞序混。蘇詞正文另行頂格，上下闕嚴加區分，下闕大都另行頂格起，不與上闕接鈔。而傅幹的箋注，均爲雙行小

字夾注，不與蘇詞正文訛混。清鈔本和曬藍本的詞題、詞序與題解、校記，或單行或雙行，或在調名下，或在調名次行，錯亂情況甚於珍重閣本。

在同是按調名編排的東坡詞集中，傳本與曾本、元本、東坡先生二妙集本（簡稱二妙集本）、茅維蘇東坡全集本（簡稱茅本或蘇集本）、毛晉宋六十名家詞本（簡稱毛本）等，均不相同。除毛本外，傳本與其餘諸本調名排列的先後次序，並無規律。但同調之內各詞的編排順序，各本則大同小異。這種編次體例雖不是很科學合理，却一直延續了好幾百年。

### 三、「紕繆」說辨析

有人做過粗略統計，傳幹在注坡詞中徵引的文獻資料，涉及經部尚書、詩經、周禮、禮記、爾雅、左傳、論語、孟子八種典籍凡四十一篇。援引正史中的專著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史、舊唐書、新唐書八種凡九十六篇。引證子部雜著達一百十餘種。引集部文人作家一百二十餘人。該書的詞題（序）、題注、箋釋文字，亦曾被宋、元時代草堂詩餘等詞集選本所採納。宋陳鵠撰者舊續聞卷二還曾就蘇軾虞美人（定場賀老今何在）一詞中「試教彈作鞞雷聲」句的傳幹注（見本書卷八），提出質疑和商榷。說明注坡詞問世後產生過一定

的影響。該書豐富的箋證資料，也曾引起過廣泛的關注。

傅幹注坡詞雖是現存成書最早又比較全面系統的蘇詞箋注本，但對該書的評價，長期以來，毀譽不一。

爲本書作序的傅共，當是注坡詞的第一個讀者。他稱譽此書：「敷陳演析，指摘源流，開卷爛然，衆美在目。」朱祖謀彊村叢書三校本東坡樂府（簡稱朱本）的跋語中提到，注坡詞特有的某些詞題、詞序、題注，「胥可爲考訂坡詞之一助」。龍榆生用注坡詞與毛本、朱本等對校，發現傅本「時有勝義」。他們都肯定了傅本的版本校勘價值。

但在論及傅本的箋注時，批評者居多。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續筆卷十五中就指出注坡詞在注典方面的缺失：

至於「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薔薇胃」，「學畫鴉黃未就」，不能引南部煙花錄。如此甚多。

元、明兩代，傅本流傳不廣，論之者亦少。入清以後，批評者漸多。錢曾在得到元延祐本東坡樂府後竟說：「舊藏注釋宋本（按，指注坡詞），穿鑿蕪陋，殊不足觀，棄彼留此可也。」（見讀書敏求記卷四）近人趙萬里附和之，亦云：「二十年前，余於上海徐積餘先生處得見新鈔本（注坡詞），從范氏天一閣藏明鈔本傳錄，注釋淺陋，誠有如遵王（錢曾）所譏



者。（見影印元延祐刊東坡樂府後記）龍榆生在東坡樂府箋後記中也說，傅本「所注典實，多不標出原書」，並且援引洪邁有關傅注的上述記載，認定洪邁亦「頗譏其紕謬」。於是「蕪陋」、「紕謬」、「不足觀」、「應棄彼」的惡名，強加在傅注上，無人能辨，使這部有箋注特色、有翔實資料、有參考價值的東坡詞集，長期不被重視，「冷凍」在各藏書樓、圖書館中，無人過問。

筆者認為，上述對傅本的批評意見，未免偏頗，有些也不盡符合事實。其中龍榆生據洪邁容齋續筆得出的「譏其紕謬」的結論，及其對傅本注典「不標出原書」的指責，影響最大，尤須加以辨證。

按洪邁的本意，是想說明「注書至難」的道理。他雖然批評傅注失誤「甚多」，却并未「譏其紕謬」，全盤否定傅注。他在容齋續筆「注書難」條中首先指出：「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杜元凱（預）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失。」接着又舉例說王荆公詩新經（按，當即王安石詩經新義）、洪慶善（興祖）注楚辭以及「某士」的蘇軾詩注，均不免有疏漏。最後才說到注坡詞中某些注典未引原始出處，借以證明「注書至難」。如果把洪邁對傅注的某些批評視為「譏其紕謬」，則依此類推，被洪邁提到的那些「不能無失」的古代名注，又豈能逃脫「紕謬」之譏？這顯然不符合洪邁的一貫思想和主張，也違背了洪邁旨在說明「注書至難」的初衷。其結果，既冤枉了傅幹，也誤解了洪邁。